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五目錄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翱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鑑

尚書郭公璣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

附 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續藏書卷十五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五

經濟名臣

太保王忠肅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帝

景陵 茂陵

公名翺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公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

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軍務、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劾乞用一人、上用公、明年蠻平、召

遷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仕公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公至諸將庭叅責其翫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公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

興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王公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公威望已著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公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繹騷之患公初入吏部佐王文端公天順初落太子太保文端公致仕專任公公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賢

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南陽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加太子少保。上嘗諭南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翔老爾。時公年七十八。南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地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南陽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



肅公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輓  
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公本北人嘗因召對裕  
陵曰北人質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  
得力以故公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公往往右  
南人清譽稍不及公功名損於禮部時公端方強毅  
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  
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  
公餘退宿朝房唯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  
公不忍加害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

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  
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  
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竝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

事

長陵  
景陵

獻陵  
裕陵

公名鑑，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卽雨。雨久，公至，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

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陝人、尸祝焉。

尚書郭公

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璉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公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名璉四年代蹇忠定公爲行在吏部尚書罷兼職五年冬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卽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選公試

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旱蝗侍臣  
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  
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  
付託老臣之口可念也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  
至冢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  
盡留諸大臣公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  
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  
忍持正自行其志正統七年請老

尚書周文襄公

事

長陵 裕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二府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老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凡在江南二十二年先是胡檠巡撫江南用法嚴

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當是時蘇州府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經○濟○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鄉圖里人



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爲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綱運風漂盜奪者。國服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溶湖。人支口糧以爲農事故不責償。時插蒔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再賑秋。

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  
官廠民率顧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  
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  
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洲五升如裏河  
舟未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  
蘆蓆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  
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  
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  
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

戶兩稅准沂縹金花銀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  
京官俸蘇有官布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觔比解  
又以紗麤十退八九公言農間布疋觔重紗麤價顧  
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濶如式耳傳  
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  
弱者粥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  
中下價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  
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  
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土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

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繪宮殿計用牛膠  
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  
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庫貯牛皮歲久朽  
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  
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盛者須水磨  
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至  
海鹽築捍海塘令郡七縣合役萬夫自七年正月至  
十一年費萬計皆出公度支海竟不能爲患每遇凶  
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

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道路溝渠修葺一切  
取餘米歲不下萬計施及僧道問報饋遺往往各得  
其歡心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没而尸祝至今思周  
尚書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  
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  
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奠嘗爲冊曆記  
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  
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  
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卒年七十

三、謚文襄

鄭端簡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

景陵

長陵

獻陵

公名通字學古吉水人年二十四舉永樂壬辰進士授監察御史通與諸御史上疏忤旨未發亡何交趾平地絕遠多瘴癘而夷僚新附畏約束中朝士憚往。上詔御史予三級知交趾諸州通得清化已而黎利叛來攻清化通累擊却之而成山侯王通擅與利媾棄交趾拔吏士歸檄至通怒髮上指謂都指揮等曰王通不奉。上命喪地辱國此城羅生歿所耳。都指揮曰如教於是獨不與黎利清化利大發兵八

萬晝夜來攻圍通。通死戰大敗之。踰年而詔使至。如成山侯語。乃全吏士歸。帝怒。收成山侯下獄。論死贖。爲庶人。餘非罷卽謫。而獨引見通。改戶部員外郎。久之坐法免。徙南邊。赦歸。睿皇帝北陷虜。虜日近。詔羣臣舉將略。有以通應者。拜職方郎中。尋擢右副都御史。守居庸。歲十月也。先脫脫不花王阿剌知院三萬騎逼居庸。甚急。通飭將士冒矢石固守。不下。而宣府叅將楊俊者。以精騎入衛京師。道關。夜遣裨將告通通。仗劔厲聲曰。若欲保京師。邪。保京師。保居庸。



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馬南度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退，趨紫荊。通選兵追敗之，逐出長安嶺。中外始定，捷聞，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賜璽書慰獎焉。通數上書論兵事，與于謙不合，乞病歸卒。或曰：通在清化得異人授以遯甲諸書，習之精，重謫南荒，復延秘跡虜寇居庸，望烟雲草木，若數萬人狀者。弘治末年，隆興父老奏：「已巳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尚書平恭定公

事

長陵

景帝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中鄉貢，爲山東德平訓導。召爲吏科給事中，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侈靡，風俗爲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燁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

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調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

籍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亨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爲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賈銓爲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爲戶部尚書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嗣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六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

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  
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  
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  
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卒年七十。  
謚恭定。

尚書秋清惠公

事

長陵  
祿陵

獻陵

景陵

公名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爲禮科給事中正統二年兩淮鹽法大敝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事著爲令丁內艱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公不可杖其婦歸夫尋出理

兩淮鹽法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勅錄諸郡大辟囚寃得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婦者讐家也代還京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陝西鎮守代陳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陝西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肯受約束公奏得徑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

將官能嚴絕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加以  
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是秋  
勅公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冬陝西左布政使許資  
言侍郎鎮守與御史不相攝文移輒礙改公右副都  
御史鎮守會又言市羊角爲上供燈公疏論曰昔

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  
上遂止天順元年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勅  
公考察諸御史是年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  
降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四川上知公清正一日對



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召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四年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不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子裕自有傳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

事

景陵

裕陵

公名信民，新昌人。永樂中舉人。宣德間擢工科給事中。正統間陞廣東左叅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適南海盜起，陞僉都御史守其地。公宣布恩威，獎勵士卒，屢戰屢捷，撫歸數萬人。景泰元年卒。官廣人，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錄其子玠爲太學生。廣耆民又相率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成化中謚恭惠。

太傅于忠肅公

事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爲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仕元爲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大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

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  
爭噪而犄之。方誣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  
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詹乃欲以罪歸謙。謙徐對曰  
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  
可。而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而謙由此顯  
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  
音吐鴻鬯。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  
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寮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  
已弗如也。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

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復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挾  
捺捕官河之匿私鹺者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  
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上卒命謙數其罪  
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  
死而已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  
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上手  
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  
西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  
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多出官鎚糴民粟歸庾

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  
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  
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  
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  
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  
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  
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  
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  
民事。亡所不精。剗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爲

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母不  
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品俸。  
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  
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也。  
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索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  
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  
詩見志。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  
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嗾之  
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

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關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中貴人振不能大展



而亡何爲正統已巳虜酋也先旣破略獨石馬營諸  
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鄭埜上  
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陛下爲宗廟  
社稷主柰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不聽埜  
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  
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  
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  
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  
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

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

事進止當以失機論既歿亦不宜濫卹報許成王  
既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  
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  
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  
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軌  
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皆  
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  
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  
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

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厥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  
則焚之毋以飽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  
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  
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效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瑄者以曉暢軍事  
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  
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  
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  
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

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  
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上  
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太上皇帝  
破紫荆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  
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詎援  
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  
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  
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  
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上皇舉

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  
詔褒予謙進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  
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  
賞能無愧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  
遣使腆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非不  
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  
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  
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  
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

勢亦不可和。因劾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太上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

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授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計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太上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得返駕矣。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



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爨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

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獯豸，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旨，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勲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景帝能用人，太上旣歸，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羣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風。上弗許，時已巳城下之役，石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  
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  
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  
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  
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豈子尚知此意臣敢餐此又不  
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  
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  
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與安大醫院董宿視  
之云治痰必需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

且命計謙日用需悉出自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

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帥而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頰首而已洪亨皆老帥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事

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鴛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拜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必勝，而彼率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爲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

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  
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曰亨等加鉛鑽鍛  
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  
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瑄者改名  
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棄  
市籍其家自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  
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  
其地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  
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然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虜至此，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庾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冤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

卷之十一  
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冤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雋。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萬曆中改謚忠肅。弇州外史曰：李夢陽爲于謙祠記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鱗，而當虜之擁。太上而



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冑，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違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景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焱發，元勳甫就，膺此

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

太師王端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年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揚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轉河南爲左。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撫，治南陽，襄荊諸府。時以襄南多山，秦

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家家繪恕像，母憂歸。四年，卽家起復，巡撫河南。明年入朝議事，因上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七年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恕心知所謂，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其

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稠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歿因悉銀鎊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効能私通外夷罪當歿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

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掌院未幾。叅贊南京守備。又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管將之占役者。一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費。非奉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卽同事者無敢干。頗不便。恕而適有與力取。中旨。又明年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巡撫南畿兼督糧餉恕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  
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槩及庖  
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  
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  
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  
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  
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  
人而已忱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  
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  
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上不之取  
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  
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  
聲勢搜括富人財寶人情洵洵恕乃盡列其罪狀三  
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  
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其狀上始下敬錦衣  
獄謫戍并戍其黨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  
稱快以是益歸心恕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亦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斜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官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凡應詔

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累上、上崩、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不當

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用寒  
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  
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  
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  
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  
奏起爲戶部尚書、有徐生者、太醫諸醫也、傳陞院判  
恕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監、選用  
恕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官員例、上

系沙不目  
卷一  
三  
曰徐生善藥與院判恕遂乞休屢疏上上曰卿持  
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恕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  
求退上每溫言留恕內閣滋不悅謂爲好名滿三  
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  
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  
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  
醫王玉自陳春宮效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  
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

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  
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言官  
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  
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  
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  
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  
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  
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  
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恕看詳回奏，恕不懌，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卽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恭無賴，逞此機巧，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恭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恭錦衣獄，獄具，謂文恭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恭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爲民都御史吳楨。楨亦爲奮晉潤色文恭草，而授之。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上爲左文恭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

傳草而濬楨免究，愆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爲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愆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翫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走謁，再拜叩質疑難，愆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愆九十矣。天子遣

行人齋手勅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恕乃復疏  
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  
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計聞上予祭葬  
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  
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戶部尚書  
謚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  
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  
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



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佞幸請劔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歿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

少保姚文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明年爲吏科給事中內艱闋復入科會虜變景帝監國議卽真公豫議有勅景泰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侍郎三年改南京禮部侍郎勅考察雲南諸吏四年還朝留禮部上不豫羣情洶洶禮官方具議上皇已復辟調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天順二年南陽薦改吏部七年代石琚爲尚書禮部上顧公儀度奏對都雅大喜成化四年睿皇后崩議合葬祔廟禮上以

孝肅太后故輒報聞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內閣無忘朕言率百官伏文華殿門哭諫泰陵嘗見公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五年李秉去商輅欲薦公彭時欲薦王傑而尹旻又欲得尚書相持久之乃以崔恭爲尚書是年六月公代崔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成化初公言少保黃福得謚忠宣土木灰事大臣尚書王佐鄺埜雖贈少保未得易名佐操存正大經略弘遠埜心術端介處事嚴恪沒於王事乞

謚如福例制曰可謚佐忠簡、楚忠肅、尹旻、字同仁、歷  
城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景泰間、歷  
戶吏二科給事中、天順初、遷通政司叅議、六年、督餉  
陝西、成化二年、陞吏部右侍郎、五年、轉左、歷佐王李  
崔姚四公、九年代姚公尚書、累進太子少保、太子太  
保、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致仕、弘治十六年卒、贈太保  
謚恭簡、公選法通敏、賢愚皆說、端簡論曰、九臯執中  
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  
人各欲用南人吏部、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

詆南黨善傾人內閣不得已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爲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爲北黨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

事

裕陵

景帝

公名秉，字執中，曹州人。正統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總督宣府邊儲，叅贊軍務。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

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是年兼巡撫尋改提督軍務公遂薦葉盛叅贊獨石諸城軍務劾總兵紀廣副總兵楊能上曰塞圍方棘不得以細故掎大將下巡按御史勘報廣亦訴公專權召公還京以右通政蔣琳爲僉都御史代公言官交章請留公上爲遣言官卽勘改琳貴州鎮守督軍務公留宣府四年掩土木鷄兒嶺戰沒遺幣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後復起遼東巡撫公節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

畏而服之。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卽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卽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四年，入吏部，代鹽山爲尚書。五年春，致仕。先是，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坐廢。再起，巡撫公遼東，王陝西，改淮揚，尋都給事中。張寧薦公爲兵部尚書，王左都御史。葉盛入閣，時葉自廣東入議事，御史呂洪言公尤可薦，葉聲名損。



於嶺南不可薦薦公及王竑。上用王兵部公都察院葉亦改宣府未幾公入吏部公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適巡檢事爲考功郎中張環所持康御史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官且劾戶禮兵三部尚書馬昂姚夔程信并學士商輅康御史者與公善故諸大臣疑公公又請會臺官考察京官大臣被劾聽自陳。上留姚程商而馬罷去有戴御史者請方面官復如正統間例聽在京三品以上大臣薦舉語稍稍侵吏部劉御史言薦舉開競門不可是年朝覲斥

退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公。蕭給事中  
遠劾公，下廷議。兩侍郎唯唯曰：吾二人嘗言之，奈不  
肯聽。公遂致仕。與來朝被斥官同辭，竟快。諸讒忌者  
蕭給事中，又爲山西布政使。丘陵許逮，詔獄。諸言  
官又疏言：王槩欲入吏部，彭時爲內主，以故遂乘。彭  
不自安，稱病。多言亂商欲弭羣口，請用崔侍郎。吏部尹轉左。聽易置紛紛時局蓋一變矣  
葉陞右侍郎代尹，康劉二御史蕭給事中，並謫官。公  
居家，言官屢薦大臣忌其方鯁，竟不起。謚襄敏。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

事

裕陵  
茂陵

景帝

公名恭，字克讓，廣宗人。正統元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十三年，萊大旱蝗，乞免下邑逋租。明年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畏民懷。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

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律比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室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天順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四年鹽山薦爲吏部左侍郎成化五年代李秉爲尚書不久罷歸九年

起爲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敏、公寬平  
坦易、中無芥蒂、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  
慎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尚書王莊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郟王監國，初坐午門，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姦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歿，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

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効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會災傷公輒開倉賑而以狀聞迺自劾上曰賢者都御史活我百姓勿劾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睿皇帝復辟，謫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蓋上

皇猶記得是請我第籍振者也。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邊政，而徇法多忤。三閱月，請老去，歸二十載，乃卒。正德



中謚莊毅公與李公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里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李贇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二公皆正一品也唯相笑故落第二

續藏書卷十五終